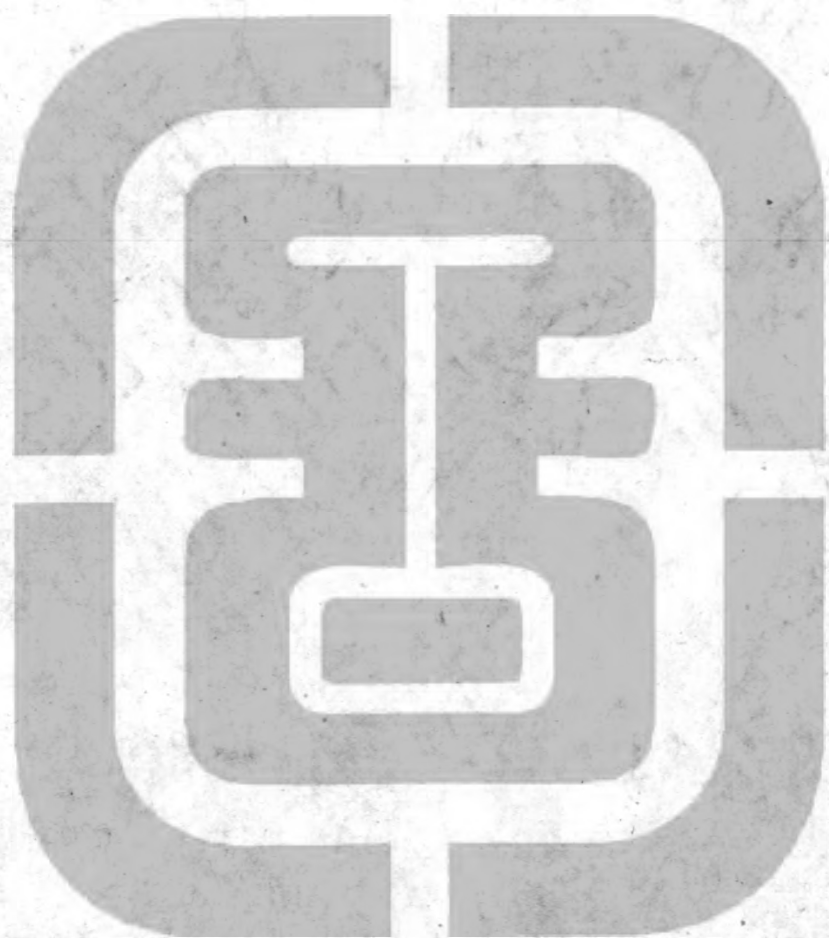


醫
史



史地

醫史卷之四

浚儀同李濂

讀本記

隋書二人

許智藏傳

許澄

高書

諸唐書

世書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戒其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茶不知方術豈謂孝子由是士相傳授仕梁官至負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謚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為負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中夢其

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柰何明夜後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痲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竒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若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舉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於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又爽仕梁大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中礼入長安與姚僧垣并名并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茶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州縣伯父

子俱以藝術名重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舊唐書九人

孫思邈傳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新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為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隱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嘗謂所親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勛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川

廣成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授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采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以事之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鄰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鄰為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傳

也照鄰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心質之於人善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臟一寤一寐呼吸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寢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知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

學華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
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
也奔瓜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
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
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
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趙武夫公侯于城謂大
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候
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曰開皇辛酉歲生至今年九
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詎周存間事歷歷
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視聽不衰神
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初魏徵等受
詔脩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
以傳授有如目觀東臺侍郎孫處約將其五子佺儻
俊佑佺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佺最
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盧存卿童幼
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
孫當為屬使可自保也後存卿為徐州刺史思邈孫
溥果為徐州蕭縣丞思邈初謂存卿之時溥猶未生
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年卒遺令

薄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宇經月餘顏貌不改舉屍就木猶若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撰生真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子行天授中為鳳閣侍郎

按新唐書思邈乃在隱逸傳蓋重其人不以方技目之也中間紀盧照鄰問養性之要荅曰天有盈虛人有七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大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此皆舊唐書所遺者故附錄于傳後寔養生脩身之要延年却病之方也

許胤宗傳

新唐書作許嗣宗

許胤宗常列義興人也初爭陳為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柳太后病瓜不言名醫治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胤

宗曰口不可下菜宜以湯氣薰之令菜入腠理固洽
即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於牀下氣如煙霧
其夜使得語由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菜
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時關中多骨蒸病得之
必死逸相連染諸醫無能療者胤宗每療無不愈或
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醫者
意也在人思慮人脈侯幽微若其難別意之所解口
莫能宣且古之名手惟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
大病之於菜有正相當者惟須果用一味直攻彼病
菜力既純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別狀莫識病源以情

臆度多安菜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
逸圍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疎乎假令
一菜偶然當病復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
所以難差諒由於此脈之深趣既不可言虛設經方
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餘卒

甄權傳

弟立言

甄權許州扶溝人也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傳
其旨趣隋開皇初為秘書正字後稱病免隋魯州刺
史庫狄欽苦風患年不得引弓諸醫莫能療權謂曰
但將弓箭向燥一鍼可以射矣鍼其肩隅一穴應時

即射權之療病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百三
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菜性因授朝散大夫
賜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脉經鍼方明堂人形圖各一
卷弟立言武德中累遷大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風
毒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既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
午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
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脉曰其腹內有蟲
當是誤食髮為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
手小指惟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
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張文仲傳

李處縱

韋慈藏

張文仲洛州洛陽人也少與鄉人李處縱京兆人章

慈藏並以醫術知名文仲則天初為侍御醫時特進
蘇良嗣於殿庭因并跪便絕倒則天令文仲慈藏隨
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憂憤邪氣激也若痛衝脇則
劇難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時即若衝脇絞痛文仲曰
若入心即不可療俄頃心痛不復下菜日时而卒文
仲尤善療風疾其後則天令文仲集當時名醫共撰
療風氣諸方仍令麟臺監王方慶監其脩撰文仲奏
曰凡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種大體醫菜雖同

人性各異庸醫不達菘之性使冬夏失節因此殺人
惟脚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菘不絕自餘則隨其發動
臨時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
通洩即不因劇於是撰四時常服及輕重大小諸方
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視年終於尚菘奉御撰隨身
備急方三卷行於代處縱^官至侍御醫慈藏景龍中
元祿卿自則天中宗已後諸醫咸推文仲等三人為首

孟詵傳

孟詵汝州梁人也舉進士垂拱初累遷鳳閣舍人詵
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即劉禕之家見其勅賜金謂

禕之曰此菘金也若燒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
然則天聞而不悅因事少為台州司馬後累遷春官
侍郎睿宗在藩召充侍讀長安中為同州刺史加銀
青光祿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以菘餌為
事說年雖晚暮志^功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
性者常須金言莫離口良菘莫離手睿宗即位召赴
京師將加任用因辭衰老景雲二年優詔賜物一百
段又令每歲春秋二時特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
尹^畢華^畢禱以詵有古人之風改其所居為子平里尋卒
年九十三詵所居官好勾剝為政雖繁而理撰家祭

禮各一卷裘服要二卷補養方必效方各三卷時則有采俠者洛州清漳人北齊東平王文學孝王之子也亦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萊臧監撰經心錄十卷行于世

醫史卷之四

醫史卷之五

宋史六人

龐安時傳 宋史按

浚 儀 李 濂 輯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脉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贖乃益讀靈柩大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

所謂雜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
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
生若合符節且察脉之要莫急於入迎寸口是二脉
陰陽相應如西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
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分四溫於
傷寒此皆扁鵲畧用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
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
術告後世故著雜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
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辨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
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

一之論茶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
遺也作本草補遺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
者為群邸舍君之親視飪粥茶物必愈而後遺其不
可為者必實告之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
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婦厚將產七
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
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總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
湯溫其腰腹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
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
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茶所能為

吾隔腹扞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佗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冒氣絕死矣遂屏卻茶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余嘗閱黃山谷撰龐安常傷寒論後序言其少時豪縱鬪鷄走狗蹴鞠擊毬無所不為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蓋其天資英邁故從事于醫而精妙絕人如此山谷又稱其

輕財如糞土而樂義耐事如慈母而有常似秦漢間游俠而不害人似戰國四公子而不爭利凡此皆傳之所未備故附錄于後云

許希傳

宋史校

許希廂封人以醫為業神翰林醫學景祐元年仁宗北宗不豫侍醫數進茶不效人心憂恐冀國大長公主薦希諸史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爭以為不可詣黃門祈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為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罌幣希并謝已又西嚮并帝問其故對曰扁鵲臣師也今者非臣之功

殆臣師之賜安敢忘師乎乃請以所得金興扁鵲廟
帝為築廟于城西陽封靈應侯其後廟益完學醫者
歸趨之因立大醫局于其旁希至殿中省尚茶奉御
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錄其子宗道至內殿崇班

僧智緣傳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
每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道其子
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
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候而知其良臣
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于其君之脉則視父知子亦

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
僧結吳叱臘主部帳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
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
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族俞龍珂禹臧訥
令支等皆因以書款韶頗忌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以
為右街首座卒

王克明傳

王克明字彥昭其始饒州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縣
紹興乾道間名醫也初生時母乏乳餌以粥遂得脾
胃疾長益甚醫以為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素問以

求其法刻意處茶其病乃愈始以術行江准入蘓湖
鍼灸尤精診脉有難療者必沈思得其要然後予之
茶病雖數證或用一茶以除其本本除而餘病自去
亦有不予茶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為非茶之過過
在某事當隨其事治之言無不驗士大夫皆自屈與
游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
胡秉妻病氣秘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秉家方
會食克明謂秉曰吾愈恭入病使預會可乎以半硫
圓礮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食如平常廬州守王
安道風噤不語旬日佗醫莫知所為克明令熾炭燒

地灑茶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金使黑鹿谷過姑蘓
病傷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從徐度聘金黑鹿
谷適為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訝之谷乃道其故
由是名聞北方後再從呂正己使金金接伴使忽被
危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謝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
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明力
辭之克明頗知書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初
試禮部中選累任醫官王炎宣撫四州州辟克明石就不
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貶秩後遷至額內翰林醫痊局
賜金紫紹興五年卒年六十七

皇甫坦傳

皇甫坦蜀之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因醫不能喻詔募他醫臨安守臣張侁以坦聞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為則身安人主無為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賜之一無所受令持香禱青城山還復召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欲勿令放逸丹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歎服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且繪其像禁中荆南帥李道雅敬坦坦歲謁道隆興初道入朝高宗孝宗問之皆稱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入嘗相道中女必

為天下母後果為光宗后

錢乙傳

錢乙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叔納土曾祖贊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顯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反乙時三歲母前亡又同產姊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為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始將沒乃告以家世乙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父所在又積數年迎以歸是時乙年三十餘鄉人感聚為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礼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沒無嗣為之

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乙始以顛
頤方著名上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
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義因公病瘳癰因
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乙起草野有異能立召
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
疾狀乙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
所治未愈小臣適其愈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
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
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難俄以病免哲宗
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乙本

有羸疾性簡易嗜酒疾屢攻自以意治之輒愈最
得疾憊甚乃嘆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臍者死吾
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菜日夜
飲之入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寧不能用乃喜曰
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篝火燭其下火
滅處剗之果得伏靈其大踰斗因以法噉之閱月而
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
門不冠履坐卧一榻上時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
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沒閭巷人或邀
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携襁負果累滿前近

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茶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泄利將殆乙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為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都尉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母茶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恙曰如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痢甚急復召乙治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大色並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吐泄醫以茶溫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柰何以剛奔燥之將不得前後搜予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乙曰

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數十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先其氣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彊之予茶明日曰吾茶再浮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能瞑人不能曉以問乙乙曰煮郁李

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效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鬻主二男子乙曰謹視之過百日乃可保翁不悅居月餘皆斃乙為方博達不名一所治種々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侘入蘄上守古方乙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逐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誤人得異茶或持疑事問之必為答出生本來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年癩痺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為召親戚訣別易衣待

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宋所著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傳于世

河間劉跂曰乙非獨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竒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平家嶺觀氣象逾月不寐今老矣事誠有不在書者昔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可能復得之哉沒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刻其章章者著之篇異時史家叙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按宋史有乙傳然不如跂所撰之詳諦觀宋

史乙傳寔本歧所撰裁削成之顧有不可裁
削者故余止錄歧所撰傳而宋史在其中矣
又按宋潛溪文集謂乙深造仲景圃奧而擷
其精華寔為五藏之方各隨所宜肝有相火
則有浮而無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無浮皆
啓內經之秘世槩以嬰孺醫目之何知乙之
淺哉其遺書散亡出於罔孝忠之所輯者非
乙之本意也斯論可謂知言者

遼史二人

直魯古傳

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反
射不中而去及追遺兵用橐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
古也因所俘者問其故乃知射橐者嬰兒之父也世善
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為人所得欲殺
之耳由是進於太祖淳飲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專
事鍼灸太宗時以大醫給侍嘗撰脈訣鍼灸書行于
世年九十卒

耶律敵魯傳

耶律敵魯字撒不挽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官分隸
為敵魯精于醫察形色即知病原雖不診候有十全

功統和初為大丞相韓德讓所薦官至節度使初杞
蠻使耶律斜軫妻有沈痾易數醫不能治敵魯視之
曰心有畜熱非茶石所及當以意療因其贖賂之使
狂用泄其毒則可於是令大擊鉦鼓於前翌日果狂
叫呼怒罵叨極而止遂愈治法多類此人莫能測年
八十卒

金史五人

劉完素傳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以酒飲守
真大醉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運氣要旨

論精要宣明論慮庸醫或出妄說又著素問玄機原
病式特舉二百八十八字注二萬餘言然好用涼劑
以降心火益火蓋腎水為主自號通元處士云

河間劉守真先生醫術精妙發古人所未發

著宣明論原病式傷寒直格方三書蚤已盛

行于時晚年又著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凡

三卷分三十二門首原道原脉攝生以及于

處方用茶君臣佐使之法無所不備而秘藏

匱筭不以示人自序之曰余年二十有五志

在內經日夜不輟殆至六旬過異人授以美

酒椽斗許飲之面赤若醉醒後大有開悟攻
療諸病左右逢原百發百中今著此書寔軒
岐要妙之旨不遇當人未易授爾時大定丙
午閏七月也

張從正傳

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雜素之學
其法宗劉守真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
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
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脈理世
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

下吐法妄庸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脈原病徃徃殺
人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其所著有六門三法
之目存於世云

河間探內經之秘大揚其道于大定明昌間
而宛丘張子和益發揮而衍紘之子和有神
醫名自稱曰戴人興定中召補大醫居無何
辭去蓋非其好也於是退而與麻知幾常仲
明輩日遊隱水之上講明奧義辨折玄理遂
以平日聞見及嘗試之効輯為一書名之曰
儒門事親以為惟儒者能明辨之而事親者

不可以不知也。是書凡十四卷，蓋子和草創之，知幾潤色之，而仲明又撫其遺為治法。心要、兵塵、傾洞、藏諸查牙空^穴中，幸而復出。人間謂非鬼神訶護之力可乎？其中妙論精義，不可縷述。善讀者當自得之。

張元素傳

張元素字潔，古易州人。八歲試童子舉，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用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河間劉完素病傷寒八日，頭痛脉緊，嘔逆不食。

不知所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顧。元素曰：何見待之昇如此哉？既為診脉，謂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茶，用某味，子曰：然。元素曰：子誤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大陰陽，亡汗不能止。今脉如此，當服某茶，則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顯名。元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運氣不存，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元素以古方新病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不傳，今存于世者，皆後人之所傳。會非元素之真書也。其學則東垣李果深得。

李慶嗣傳

李慶嗣洛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
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徃徃闔門
臥病慶嗣攜茶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
餘無疾而終所著傷寒纂要四卷改證活人書二卷
傷寒論三卷鍼經一卷傳于世

紀天錫傳

紀天錫字育卿泰安人早棄進士業學醫精於其技
遂以醫名世集註難經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書授

醫學博士

元史一人校

李果傳

李果字朋之鎮定人也世以貧雄鄉里果幼歲好醫
某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果捐千金從之學
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
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性高謇少所
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託也湯史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
病為尤長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
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坚硬欲裂飲食且不下

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果謂衆醫曰疾深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今用滲泄之劑而病益甚者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其欲化得乎明日以群陰之劑投史元之不再服而愈西臺椽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湯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脉沉細小使不禁果初不知用何藥及診之曰此立夏前誤用白虎湯之過白虎湯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投之以

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抹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素何果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而本證見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毒目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果去翳從下而上痛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邪乃浮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効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腎色各異乃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

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叔獻之姪操年十五
六病傷寒目赤而煩渴脉七八至醫欲以承氣湯下
之已煮棗而果適從外來馮告之故果切脉大駭曰
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脉
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曾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
者何也脉之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傳而為陰
證矣令持薑附末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棗未就
而病者凡甲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臣臣
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果以長鍼刺骹中深
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繆刺之
史作繆

如此者六七服棗三月病良已裴叔之妻病寒熱月
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棗
投之果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太過故無益
而反害投以寒血之棗則經行矣已而果然果之設
施多類此當時之人皆以神醫目之所著書今多傳
於世云

東垣老人傳

元硯堅

東垣老人李君諱杲字明之其先世居真定富於金
財大定初收籍真定河間戶冠兩路君之幼也異於
群兒乃長忠信篤敬慎文游與入相接無戲言嚮間

衆人以為懼治處是跡未嘗到蓋天性然也朋侪頤
疾之密議一席使妓戲押或引其衣即怒罵解衣焚
之由卿豪接待因使府尹聞其妙齡有守也諷妓強
之酒不得辭稍飲遂大吐而出其自愛如此受論語
孟子於王內翰從之受春秋于馮內翰叔獻宅有隙
地建書院延待儒士或不給者盡周之泰和中歲饑
民多流亡君極力賑拔全活者甚衆母王氏寢疾命
里中數醫極之溫涼寒熱其說異同百藥備嘗以水
濟水竟莫知為何證而斃居痛悼不知醫而失其親
有願曰若遇良醫當力學以志吾過聞易水潔古老

人張君元素醫名天下拍金帛詣之學數年盡得其
法進納得官監濟源稅彼中民感時行疫厲俗呼為
大頭天行醫工徧閱方書無與對證者出已見妄下
之不効復下之比比至死醫不以為過病家不以為
非君獨惻然于心廢寢食循流討源察標求本製一
方與服之乃效特壽之于木刻揭於耳目聚集之地
用之者無不効時以為僊人所傳而鑿之于石碣君
初不以醫為名人亦不知君之深於醫也君避兵汗
梁遂以醫游公卿間其明効大驗具載別書壬辰北
渡寓東平至甲辰還鄉里一日謂友人周都運德又

曰吾老欲道傳後世艱其人柰何德父曰廉臺羅天
益謙父性行敦樸嘗恨所業未精有志於學君欲傳
道斯入其謀可也他日偕往拜之君一見曰汝未學覓
錢醫人子學傳道醫人子謙父曰亦傳道耳遂就學
日用飲食仰給於君學三年嘉其久而不倦也予之
白金二十兩曰吾知汝活計甚難恐汝動心半途而
止可以此給妻子謙父力辭不受君曰吾大者元惜
何吝乎細汝勿復辭君所期者可知矣臨終平日所
著書檢勘卷帙以類相從列于几前囑謙父曰此書
付汝非為李明之羅謙父蓋為天下後世慎勿湮沒
君之學知所託矣

推而行之行年七十有二寔辛亥二月二十五日也
君歿迨今十有七年謙父言猶在耳念之益新噫嘻
余閱元史李杲傳頗病其不詳而復採真定
路儒學教授邛城硯堅所為東垣老人傳以
益之然猶病其不盡載著述甚矣叙事之難
也蓋東垣所著有醫學發明脾胃論內外傷
辨惑論蘭室秘藏此事難知茶象論總若干
卷而試效方乃其門人羅天益所輯著也魯
齋許先生曰東垣之醫之王道也有志于

學醫者心盡讀東垣之書而後可以言醫

醫史卷之五

醫史卷之六

張仲景補傳

國朝李濂

浚儀李

濂

輯

張機字仲景南陽人也學醫術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工於治療尤精經方遂大有時譽漢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少時與同郡何顯客游洛陽顯探知其學謂人曰仲景之術精于伯祖起病之驗雖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醫也嘗見侍中王仲宣仲景曰君年至四十當有疾鬚眉脫脫落脫落後半年

必死宜豫服五石湯庶幾可免仲宣時年二十餘聞
其言惡之雖受方而不飲居數日後見仲景乃詳曰
五石湯已飲之矣仲景曰觀君氣色非飲藥之診何
輕命欺人如此邪仲宣益深惡之後二十年果有病
鬚眉皆脫落越一百八十七日卒時人以為扁鵲倉
公無以加之也仲景宗族二百餘口自建安以來未
及十稔死者三之一維時大疫流行而傷寒死者居
其七乃著傷寒卒病論十卷行于世蓋推本素問熱
論之旨兼演伊尹湯液而為之探賾鈞玄功侔造化
華佗讀而善之曰此真活人書也仲景又著金匱王

函要畧方三卷上卷論傷寒中卷論雜病下卷載其
方并療婦人寔為千古醫方之祖自漢魏以迄于今
海內學者家肆戶習誦讀不暇如士子之於六經然
論者推為醫中至聖而范曄後漢書乃不為仲景立
傳是故君子有遺憾焉

嵩渚子曰皇甫士安有言伊尹以元聖之才本神農
之經為湯液論仲景本黃帝之書述伊尹之法廣湯
液論為書十數卷後醫咸遵用之弗敢變宋翰林學
士王洙在館閣日偶於蠹簡中得仲景所著金匱要
畧三卷乃錄而傳之秘閣校理林億等又校定為二

十五篇刪芟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誠為百世不刊之書或謂有大人之病而無嬰兒之患有北方之藥而無南方之瘵此則長沙之所闕者善學者觸類而長之可也余又聞仲景有脉經五藏論評病要方諸編藝文志咸載其目余未之見其真贋不可知云

王叔和補傳

李濂

王叔和高平人也仕西晉為大醫令性度沉靖潛心方脉精意診切洞識揆養之道平生雅好著述乃本黃帝素問秦越人八十一難經暨張仲景華元化之

書撰脉經十卷凡九十七篇叙陰陽表裏辨三部九候分入迎氣口神門條十二經二十四氣奇經八脉五藏六腑三焦四時之病粲如指掌其文約其旨遠其理奧使人占外以知內視死而別生按其法而用之厥驗如神毫髮不爽自難經之後闡明脉旨殆無餘蘊觀其自叙有曰脉理精微其體難辨弦緊浮芤展轉相類在心易了入指難明謂沉為伏則方治永乖以緩為遲則危殆立至况有數候俱見異病同脉者乎夫醫藥為用性命所繫和藹至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故傷寒

有美氣之戒吧噦發下焦之間問而遺文遠旨實代寔能
用舊經秘述奧而不售遂令求學昧於原本互滋偏
見各逞己能致微痾成膏盲之憂滯固絕振起之望
良有以也今撰集岐伯以來逮于華佗經論要訣合
為十卷百病根源各以類例相從聲色證候靡不該
備誠能篤志研窮究其微曠則可以比蹤古賢代無
大橫矣夫自王氏脉經出而海內學醫之士咸知所
宗論者以為經絡之龜鑑攻療之榜航廣仁術而利
天下厥功甚溥叔和又有脉訣四卷脉賦一卷纂次
張仲景傷寒論為三十六卷行于世云

嵩渚子曰宋熙寧初光祿卿直秘閣林億校諸醫經
方書而王氏脉經始鏤授于廣西漕司序之者長樂
陳孔碩也元泰定間醫學教授謝縉翁又刊于龍興
儒學而東陽柳道傳寔序之其曰脉訣出而脉經隱
正如俗儒知誦詩文而不知誦經史切中後世徇末
忘本之弊然晦菴朱子則謂脉訣辭雖鄙淺而直指
高骨為解之說合于難經本旨蓋亦取之抑脉訣雖
非叔和書其亦嘗讀脉經而有得者邪但其自之七
表八裏九道之目與脉經所載二十四種之名義弗
合是故世之困于遂以為贗書而輕之恐亦終不可

廢也知醫君子其尚審察之哉

啓玄子神傳

李濂

王冰一作自號洛玄子唐寶應中為大僕令篤好醫

術得黃帝內經極靈柩隋暨隨人全元起訓解乃大為次

註且自為之序曰夫親縛脫艱全真導氣極穆元於

仁壽濟羸劣以獲安者非三聖道則不能致之矣孔

安國序尚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

道也班固漢書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即

其經之九卷也兼靈柩九卷乃其數焉雖後年移代

草而授學猶存懼非其入而時有所隱故房七一卷

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爾然而其文簡其意博

其理奧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陰陽之候列變化之由

表死生之兆彰不謀而遐邇自同勿約而幽明斯契

誓其言有徵驗之事不忒誠可謂至道之宗奉生之

始矣假若天機迅發妙識玄通臧謀雖屬卒生知標

格亦資於詁訓未嘗有行不由徑必不由戶者也然

刻意研精探微索隱或識契真要則目牛無全故動

則有成猶鬼神幽贊而命世奇傑時之間出焉則周

有和緩漢有淳于公魏有張公華公皆得斯妙道者

有和緩漢有淳于公魏有張公華公皆得斯妙道者

也成日新其用大濟蒸人華華遠榮聲實相副蓋教
之著矣亦天之假也永弱齡慕道夙好養生幸過真
經式為龜鏡而世本純繆篇目重疊前後不倫文義
懸隔施行不易披會亦難歲月既淹襲以成弊或一
篇重出而別立二名或兩論併合而都為一目或問
答未已別樹篇題或脫簡不書而云世闕重合經而
冠鉞服係方宜而為欵篇隔塵寔而為逆從合經絡
而為論要節皮部為經絡退至道以先鉞諸如此流
不可勝數且將升岱嶽非逕矣為欲詣扶桑無舟莫
適乃精勤博訪而并有其人歷十二年方臻理要詢

謀得失深遂夙心時於先生郭子奇堂受得先師張
公秘本文字昭晰義理環周一以參詳群疑永歎恐
散於末學絕彼師資因而撰註用傳不朽兼舊藏之
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冀子究尾明首
尋註會經開發童蒙宣揚至理而已其中簡脫文斷
義不相接者搜求經論所有遷移以補其處篇目墜
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義篇論吞併
義不相涉闕漏名目者區分事類別目以冠篇首君
臣請問禮儀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錯簡
碎文前後重疊者詳其旨趣削去繁雜以存其要辭

理秘密難粗論述者別撰玄珠以陳其道凡所加字皆朱書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雜糅庶厥昭彰聖旨敷暢玄言有如列宿高懸奎張不亂深泉淨滢鱗蛟咸分君臣無大枉之期夷夏有延齡之望俾工徒勿誤學者惟明至道流行微音累屬十載之後方知大聖之慈惠無窮永年八十餘以壽終

嵩渚子曰啓玄子所撰玄珠世無傳者今有玄珠十卷昭明隱旨三卷皆後人依託為之雖非啓玄子真書然於素問圖奧頗有發明其隱旨三卷寔與世所傳天元玉冊相表裏蓋亦不可廢云抑又聞啓玄子

註素問二十四卷書成獻之唐令刊之醫學遂使上古聖人精微幽取之書顧付之方技之流於是搢紳先生咸罕言之而是益衰矣嗚呼惜哉

張擴傳

張擴字子充歙縣人少好醫從蘄水龐安時游時同學六十人安時獨喜擴後聞蜀有王朴善脈又能以太素知入貴賤禍福從之暮年得衣領中所藏素書盡其訣乃辭去南陵有富人子傷寒不知人氣息僅屬擴視之曰此嗜臥證也後三日當蘇蘇則欲飲欲飲以此素必熟睡覺當得汗也已而果然當塗郭祥

正二患嗽肌骨如削醫多以為勞擴曰是不足憂就坐飲以菜忽大吐使視涎沫中當有物視之得魚骨宿疾皆愈在建業有婦人叩門求醫者擴不在其弟揮為診之及歸揮具言其狀擴曰弟與菜如是且瘳矣此其脉當瘳居三年左乳下有誌也驗之信然嘗有調官都下者擴診之謂曰蝦遊脉見不出七日當死後五日得通判齊州喜曰張擴妄言耳我適得官何謂死哉又二日晨起進盥仆地即死建中靖國初范忠宣公方召而疾作問曰吾此去幾何擴曰公脉氣不出半年公曰使某得生至京師則子之賜也遂

與偕行至京師奏補擴假兼務郎未幾公以不起聞董正封知歙州擴以太素切其脉曰兼議今歲當奏子正封自以官不應格又非郊歲以為疑適宛陵有幕官至者與語及之客曰是不可信彼亦以此語許吾州守矣會徽宗登極守臣子弟例以捧表得官崇寧中黃誥得淮西提刑擴謂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行且遷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則有詔命不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憂在九月及蔡京當國誥被召還歲中自戶部吏部遷左司郎中而妻劉亦適以九月卒尚書蹇序辰知

應天府橫謂曰尚書無官脉且夕當有謫俄被旨放
歸田里復見之曰當得別果得杭州汪丞相微時郡
門宰陳孺使徧視在學諸生次至公曰君位至宰相
然南人得北脉名宦當繇北方起未幾登第調北京
大名主簿不出北京積官至中大夫中興遂為上相
謂胡殿院曰君當登第然脉未圓歲在辛卯見之曰
不出此歲矣明年果登第橫後以罪謫永州至洪州
晨起見帥曰橫今日將加午當死後事以累公帥曰
何至是橫曰吾察之血已入心矣退使人伺之及期
卒揮字子發傳兄業為人純孝有常士大夫多愛重

之

吳具源傳

洪焱祖

謙本作諒

吳具源字德信休寧人號神醫自其上世有名謙者本

睿學遭異人於郊授以異書忽不見視之乃金匱玉
函之秘遂造活人之妙再傳至豫號松蘿居士長於
詩亦得是秘豫子源以樞密汪公勃保奏引試醫之
七經百人中獨冠其首授入內內宿稍遷至翰林醫
官療勞瘵疾奇中邑宰黃法奭妻病劇禱於北斗以
祈應夢一少年衣紫長裾戴道遠中一人指曰此神

音本作杏

醫也能起汝疾黃遂遍召諸醫獨源衣冠與夢符一
見謂飢中伏暑三日而愈診一妊婦曰是兒左子多
一指又診一妊婦曰是當生三男已而皆驗嘗遇一
人仆地診之謂為虫證鍼其腹曰已中其頭矣病者
果吐痰中有虫如蟻蚘頭有細竅其人即起謝去神
效不可數紀每曰醫雖十全不過一藝官至和安不
過一醫遂棄官隱于儒號南薰老入有南薰集詩詞
十篇與竹洲二吳先生游作詩訓諸子警句云五世
活人功已積一經教子意難忘爾曹好展摩雲翮伴
我黃花晚節看嘗謂功名非必自享當在子孫也乾

道癸巳冬建康留守洪樞密抱病招中都亭郡醫集
皆搏手相視時漕程公叔達以同鄉之好強致之診
曰由驚氣入心而得洪驚悟曰何其神也因言拭焚
而得疾服藥即瘳留以待春源曰吾無春脉歸甫旬
棋衣而逝

醫史卷之七

丹溪翁傳

浚

儀

李

濂濂

輯

國朝戴良

丹溪翁者婺之義烏人也姓朱氏諱震亨字彥倫學者尊之曰丹溪翁翁自幼好學日記千言稍長從鄉先生治經為舉子業後聞許文懿公得朱子四傳之學講道八華山復往拜焉益聞道德性命之說宏深粹密遂為專門一日文懿謂曰吾臥病久非精於醫者不能以起之子聰明異常人其肯游藝於醫乎翁

以母病脾於醫亦粗習及聞文懿之言即慨然曰士
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乃悉
焚棄向所習拳子業一於醫致力焉時方盛行陳師
文裴宗元所定天觀二百九十七方翁窮晝夜是習
既而悟曰操古方以治今病其勢不能以盡合苟將
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必也素雜諸經乎然吾鄉諸
醫鮮克知之者遂治裝出游求他師而叩之及渡浙
河走吳中出宛陵抵南徐達建業皆無所遇及還武
林忽有以其郡羅氏告者羅名知悌字子敬世稱太
無先生家_宋理宗朝寺人學精於醫得金劉完素之再

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果二家之說然性福甚特能厭
事難得意翁往謁焉凡數往返不與接已而求見愈
篤羅乃進之曰子非朱彥倫子時翁已有醫名羅故
知之翁既得見遂北面再拜以謁受其所教羅遇翁
亦甚懽即授以劉張李諸書爲之敷揚三家之旨而
一折於經且曰盡去而舊學非是也翁聞其言渙焉
無少凝滯於曾臆居無何盡得其學以歸鄉之諸醫
泥陳裴之學者聞翁言即大驚而笑且排獨文懿喜
曰吾疾其遂瘳矣乎文懿得未疾醫不能療者餘十
年翁以其法治之良驗於是諸醫之笑且排者始皆

心服口譽數年之間聲聞頓著翁不自滿足益以三
家之說推廣之謂劉張之學其論藏府氣化有六而
於濕熱相火三氣致病爲最多遂以推陳致新浮火
之法療之此固高也前代矣然有陰虛火動或陰陽
兩虛濕熱自盛者又當消息而用之謂李之論飲食
勞倦內傷脾胃則胃腕之陽不能以升萃并及心肺
之氣陷入中焦而用補中益氣之劑治之此亦前人
之所無也然天不足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天陽也
地陰也西北之人陽氣易於降東南之人陰火易於
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則氣之降者固可愈而於

其升者亦從而用之吾恐反增其病矣乃以三家之
論去其短而用其長又復參之以太極之理易禮記
通書正蒙諸書之義貫穿內經之言以尋其指歸而
謂內經之言火蓋與太極動而生陽五性感動之說
有合其言陰道虛則又與禮記之養陰意同因作相
火及陽有餘陰不足二論以發揮之其論相火有曰
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然火有二焉
曰君火曰相火君火者人火也相火者天火也火內
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
質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

位稟命故謂之相火天生物恆於動人有此此生亦恆
於動然其所以恆於動者皆相火助之也見於天者
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
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膽者肝之府膀
胱者腎之府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
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人非
此火不能以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
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
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為相火者也肝腎之陰悉
具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所同東垣何

以指為元氣之賊又謂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
負然則如之何曰可使之無勝負乎曰周子曰神發
知矣五性感動而萬事出五者之性為物所感不能
不動謂之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動五性厥陽
之火又從而扇之則妄動矣火既妄動則煎熬真陰
陰虛則病陰絕則死君火之氣經以暑與熱言之而
相火之氣則以火言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
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朱子亦曰必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
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也人心聽命於道心而又能

主之以靜彼五火將寂然不動而相火者惟有扶助造化而為生生不息之運用爾夫何元氣之賊哉或曰內經相火注言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大陽而吾子言之何也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治以炒搗取其味辛能浮水中之火戴人亦言膽與三焦肝與胞絡皆從火治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余以天人之火皆生於地如上文所云者實廣二公之意耳或曰內經言火者非一徃徃於六氣中見之而言藏府者未之有也二公豈他有所據耶曰經以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而為變者岐伯歷指病機一

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為病之出於藏府者乎考之內經諸熱瞽瘵則屬之火諸狂躁越則屬之火諸病疔腫痛酸驚駭則屬之火又原病或曰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氣膈鬱病痿屬於肺火之并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痒瘡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為病出於藏府者然也噫以陳無叔之通達猶以暖識論君火日用之火論相火是宜後人之聾瞽哉其論陽有餘陰不足有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天之陽氣為氣地之陰氣為血然氣常有餘而血常不足何為其然也天大也為陽而運

於地之外地居天之中為陰而天之大气拳之日矣也屬陽而運於月之外月缺也屬陰而稟日之光以為明者也則是地之陰已不勝夫天之陽月之陰亦不敵於日之陽天地日月尚然而況於人乎故人之生男子十六歲而精通女子十四歲而經行是有形之後猶有待於乳哺水穀之養而後陰可與陽配成乎人而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而後嫁娶者可見陰氣之難於成而古人之善於保養也錢伸陽於腎有補而無浮其知此意者予又按禮記注曰人惟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內經年至四十陰氣

自半而起居衰矣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絕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為三十年之運用而竟已先虧可不知所保養也經曰陽者天也主外陰者地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斯言豈欺我哉或曰遠取諸天地日月近取諸男子之身曰有餘曰不足吾已知之矣人在氣交之中今欲順陰陽之理而為攝養之法如之何則可曰主閉藏者腎也司踈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於動心動則相火翕然而隨聖賢教人收心養心其旨深矣天地以五行更迭衰旺而成四

時人之五藏六府亦應之而衰旺四月屬己五月屬
午爲火大旺火爲肺金之夫火旺則金衰六月屬未
爲土大旺土爲水之夫土旺則水衰况腎水嘗籍肺
金爲母以補助其不足古人於夏月必獨宿而淡味
兢之業之保養金水二藏正嫌火土之旺爾內經又
曰冬藏精者春不病溫十月屬亥十一月屬子正元
氣潛伏閉藏以養其本然之真而爲來春升動發生
之本若於此時不恣欲以自戕至春升之際根本壯
實氣不輕浮尚何病之可言哉於是翁之醫益聞四
方以病來迎者遂輻湊於道翁咸往赴之其所治病

凡幾病之狀何如施何良方飲何茶而愈自前至今
驗者何人何縣里主名得諸見聞班班可紀浦江鄭
義士病滯下一夕忽昏仆目上視溲注而汗浮翁診
之脉大無倫即告曰此陰虛陽暴絕也蓋得之病後
酒且內然吾能愈之急命治人參膏而且促灸其氣
海頃之乎動又頃而唇動及參膏成三飲之甦矣其
後服參膏盡數斤病已天台周進士病惡寒雖暑亦
必以綿蒙其首服附子數百增劑翁診之脉滑而數
即告曰此熱甚而反寒也乃以辛涼之劑吐痰一升
許而蒙首之綿減半仍用防風通聖飲之愈周固喜

甚翁曰病愈後須淡食以養胃內觀以養神則水可
生火可降否則附毒必發殆不可救彼不能然後告
疽發皆^背死浙省平章南征回粵還病反胃醫以為可
治翁診其脉告曰公之病不可言也即出獨告其左
右曰此病得之驚後而使內火木之邪相挾氣傷液
亡腸胃枯損食雖入而不化食既不化五藏皆無所
稟去此十日死果如言鄭義士家一少年秋初病熱
口渴而妄語兩顴火赤醫作大熱治翁診之脉弱而
紫告曰此作勞後病溫惟當服補劑自己今六脉皆
搏手必涼茶所致竟以附子湯啜之應午而瘥浙東

憲幕傳氏子病妄語時若有所見其家奴之翁切其
脉告曰此病痰也然脉虛弦而沉數蓋得之當暑飲
水又大驚傳曰然嘗夏因勞而甚渴恣飲梅水一二
碗又連得驚數次遂病翁以治痰補虛之劑處之旬
日愈里人陳時叔病脹腹如斗醫用利茶轉加翁診
之脉數而澹告曰此得之嗜酒嗜酒則血傷血傷則
脾土之陰亦傷胃雖受穀不能以轉輸故陽升陰降
而否矣陳曰某以嗜酒前後溲見血者有年翁用補
血之劑投之驗權貴人以微疾求石見翁至坐堂中
自如翁診其脉不與言而出使諸^誥之則曰公病在死

一本水作酸

法中不少三月且入鬼錄顧猶有驕氣邪後果如斯
死一老人病目無見使來求治翁診其脉微甚為製
人參膏飲之目明如常時後數日翁復至忽見一醫
在庭煉礪石問之則已服之矣翁愕曰此病得之氣
大虛今不救其虛而反用礪石不出此夜必死至夜
參半氣奄之不相屬而死一男子病小便不通醫治
以利茶益甚翁診之右寸頗弦滑曰此積痰病也積
痰在肺肺為上焦而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
譬如滴水之器必上竅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乃以
法大吐之吐已病如失一婦人病不知人稍蘇即號

叫數四而復昏翁診之肝脉弦數而且滑曰此怒心
所為蓋得之怒而強酒也詰之則不得於夫每遇夜
引滿自酌解其懷翁治以流痰降火之劑而加香附
以散肝分之鬱立愈一女子病不食面北臥者且半
載醫告術窮翁診之肝脉弦出左口曰此思男子不
得氣結於脾故耳叩之則許嫁夫入廣且五年翁謂
其父曰是病惟怒可解蓋怒之氣擊而屬木故能衝
其土之結今笏觸之使怒耳父以為不然翁入而掌
其面者三責以不當有外思女子號泣大怒之已進
食翁復潛謂其父曰怒氣雖解然必得喜則庶不再

結乃詐以夫有書且夕且婦後三月夫果婦而病不
作一婦人產後有物不上如衣裾醫不能喻翁曰此
子宮也氣血虛故隨子而下即與黃芪當歸之劑而
加升麻拳之仍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皴
其皮少選子宮上翁慰之曰三年後可再生兒無憂
也如之一貧婦寡居病癩翁見之惻然乃曰是疾世
號難治者不守禁忌耳是婦貧而無厚味寡而無慾
庶幾可療也即自具茶療之病愈後投四物湯數百
遂不發動翁之為醫皆此類也蓋其遇病施治不
膠於古方而所療皆中然於諸家方論則靡所不通

他人斬新守古翁則操縱取舍而卒與古合一時學
者咸聲隨影附翁教之亶亡忘疲一日門人趙良仁
問太極之旨翁以陰陽造化之精微與醫道相出入
者論之且曰吾於諸生中未嘗論至於此今以吾子
所問故偶及之是蓋以道相告非徒以醫言也趙出
語人曰翁之醫其殆橐籥於此乎羅成之自金陵來
見自以為為精神景學翁曰仲景之書收拾於殘篇斷
簡之餘然其間或文有不備或意有未盡或編次之
脫落或義例之乖舛吾每觀之不能以無疑因畧摛
疑義數條以示羅尚未悟及遇治一疾翁以陰虛發

熱而用益陰補血之劑療之不三日而愈羅乃嘆曰
以某之所見未免作傷寒治今翁治此猶以芎歸之
性辛溫而非陰虛者所宜服又况汗下之誤乎翁春
秋既高乃徇張翼等所請而著拾致餘論局方發揮
傷寒辨疑本草衍義補遺外科精要新論諸書學者
多誦習而取則焉翁簡慤真良剛嚴夙特執心以正
立身以誠而孝友之行矣本乎天質奉時祀也訂其
禮文而敬蒞之事毋夫人也時其節宣宜以忠養之寧
歎於己而必致豐於兄弟寧薄於己子而必施厚於
兄弟之子非其友不友非其道不道好論古今得失

慨然有天下之憂世之各名公卿多折節下之翁為直
陳治道無所顧忌然但語及榮利事則拂衣而起與
人交一以三綱五紀為本就嘗曰天下有道則行有
枝乘天下無道則辭有枝乘夫行本也辭從而生者
也苟見枝葉之辭去本而未是務輒怒溢顏面若將
免焉翁之卓卓如是則醫又時一事而已然翁講學
行事之太方已具吾友宋太史濂所為翁墓誌茲故
不錄而竊錄其醫之可傳者為翁傳庶使後之君子
得以互考焉

論曰昔漢嚴君平博學無不通賣卜成卦人有邪

惡非正之間則依著龜為陳其利害與人子言依
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史稱其
風聲氣節足以激貪而厲俗翁在婺得道學之源
委而混迹於醫或以醫求見者未嘗不以葆精毓
神用其心至於一語一默一出一處凡有關於倫
理者尤諄諄訓誨使人奮迅感慨激厲之不暇左
丘明有云仁入之言其利博哉信矣若翁者殆古
所謂直諒多聞之益友又可以醫師少之哉

九靈山人戴良為丹溪翁作傳紀戴詳悉固
無遺憾矣而潛溪宋先生為翁作墓表則曰

先生之學一以躬行為本以一心同天地之
大以耳目為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一致
夜寐即平盡之為暗室即康衢之見汲一致
口老而彌篤斯數言者可以神傳之未備故
錄之

王履神傳

李濂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丹溪朱彥脩盡得其傳
嘗謂張仲景傷寒為諸家祖後世雖多立論率不出
其藩籬且素問云人傷於寒為病熱言常而不言變

仲景推寒熱之故履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
謂諸病陽明篇無且痛少陽篇言曾服滿而不言痛
太陰篇無晷乾厥陰篇無囊縮凡此必有脫簡乃以
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僅二百三十八條乃合
作傷寒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經旨異同并中
風中暑辨議各名曰滌泗集一卷標題原病或一卷百
病鈞玄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復篤志若學博極群
書爲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畫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
茂密評者謂作家士氣咸備云履元李嘗遊華山作
四十餘圖書紀遊詩于其上今江南好事家藏之
嵩渚子曰余讀王安道滌泗集二十一篇未嘗不深
歎其察理之精之首篇謂神農嘗百草爲淮南子之
妄嗣論四氣所傷五鬱二陽病中暑中熱之辨咸有
至理非苟作者近時王文恪公鑿有曰始余讀滌泗
集知安道之深於醫不知其能詩也及脩蘇州志知
其能詩又工於文與畫也嗚呼畫末技耳詩文姑舍
是余於安道之醫深有取焉爾

戴原礼補傳

李瀛

戴思恭字原礼以字行婺州浦江人也家世儒業究

心醫術而志在沃物少隨又豈徒步至烏傷從朱丹
溪先生游先生見其穎悟絕倫乃盡授其術原禮以
之治療諸病逞_七奇驗其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
赤口譫語魯發紅斑它醫投以大棗氣湯而熱愈極
原禮診之曰左右手脉皆浮虛而無刀非真熱也張
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
子乾薑人參白朮為劑烹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方氏
子婦瘧後多汗呼滕人易衣不至怒形干色遂昏厥
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而活自是聞人足音及雞犬
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脉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

亡陽乃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驚漸減至浹旬而安
松以_江諸仲文盛夏畏寒身常御重續食飲必令極熱
始下咽微溫則吐它醫授以胡椒煮伏雌之法日呷
雞者二病愈亟原禮曰脉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
火極似水此之謂也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痰極益
其病爾乃以大棗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度頓減
續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渴加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
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
憑莫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于上火鬱于下故
長號則氣舒經云火鬱則發之長已遂用重劑涌

之吐痰如膠者數升乃復初樂原忠妻亦獲人因免
礼後病驚身翻然如升浮雷之上舉目則室廬旋
運持身弗定它醫斂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原礼曰左
脉花且澁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汚血爾法
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
之婦病熱時見神鬼手足脰動它醫用黃連清心湯
不中原礼曰形瘦而色不沃乃虛熱耳法當用東垣
升溫除大熱之法為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也服人
參黃芪而安它若此者甚衆當時游丹溪之門者多
子頗多惟原礼父子最得其博父蚤卒原礼盛行于

浙之東西晚年遭際聖明以名醫被徵為御醫積
官至太醫院使宋学士景濂有文贈之亟稱其醫術
之妙非一時諸人可及平生著述不多見僅有訂正
丹溪先生金匱鈎玄三卷間以己意附著其後又有
證治要訣證治類方類證用茶總若干卷皆隳拾丹
溪之書而為之君子以為無愧師門云

嵩渚子曰學貴淵源道須傳授是故師心自是者術
必踈宗非其人者業斯謬矧醫之為道也以人命死
生為寄而可以苟簡草率為哉原礼之學得諸朱震
亨疾脩而疾脩之學得諸武林羅大無羅大無得諸

荆山浮圖氏而浮圖氏則劉河間守真之門人也守
真之學實得之於內經寥七千百年而錢仲陽氏首
發其秘金元之劉張李三子益闡其說丹溪崛起大
江之南又統會而斟酌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也篤
志精思百發百中是故聲聞四馳大顯其術于
本朝褒然為名醫稱首余竊惜其著述鮮少恐無聞
于後世輒採撫遺事以為傳俾方來有攷焉

大醫院使戴公墓誌銘附錄

王汝玉

永樂乙酉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奉政大夫大醫院使
戴公卒於浦江故第其孫紹以丙戌年十二月十七

日卜其鄉獨秀山之岡奉襄事焉持前春官大宗伯
鄭公沂狀不遠千里來京師謁余請曰近世以來大
夫之沒咸得乞銘於文章君子述其潛德善行鐫之
貞石或揭諸墓阡或瘞諸幽宅以貽永久先祖考不
幸大故而封塋之石未有其辭不肖之愆何以自逭
願先生哀而銘之余辭不獲乃按狀叙次為銘公諱
思恭出唐平南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尚
書令諱昭後至公歷世有一世曾祖諱清壽祖諱暄父
諱益皆隱居不仕素以詩禮相兼稱浦江望族公資
篤敏讀書必求聖賢微言奧義為文若詩不尚浮藻

務底有用於時暇日於星象堪輿風鑑之術靡不旁
推曲究尤精心軒政書烏傷之丹溪朱彥脩氏得許
文懿公道學正傳學醫于武林羅大無盡得其秘公
先府君登從之游絕遣公往執弟子禮受業其門丹
溪一見奇之悉語公瀛洛授受之懿及醫學諸家要
旨故以醫道鳴浙東西洪武丙寅三月 皇上龍
潛北京嘗患瘕聚遣使 召公治療刻日奏功 晉
王遘未疾亦迎致公隨獲異驗厥後 晉府訃聞
高皇帝怒王因臣僚悉速赴京時公侍左右從容進
曰昔者臣嘗受知於王歛臣之茶數矣然竊慮其膏

梁之毒復作也今乃果然 上於是叙然諸臣咸
得不坐壬申七月 高皇帝徵公入朝將屬領太

醫院事公以老病辭授階迪功郎職御醫值風雨免
朝戊寅夏五月 高皇帝大漸公同列進茶不糲
者皆罷干辟獨指公謂侍臣曰戴元礼仁義人也慎
毋恐名卿鉅儒播之篇翰充物卷快 皇上正天
位超陞今官既就職以老不任事為請至數四乃許
之仍賜 誥命致仕歸田里甲申冬十月復命使者
乘輅召公伏枕不起乙酉夏四月以安車入因公衰
病免行并禮優臥官舍惟 特召乃進見是冬十月

復請乞骸骨 初十五日吉治行得禮部選官護送
瀕行諭公曰朕復召汝汝其未也公既抵家出賜金
脩祀事遍召親故宴飲為樂置殺羞并丹溪墓載酒
造邑中從所知叙平生歡用昭 恩賜之隆甫旬餘
疾作公自知不治將易簣召諸子姓訓之積善守法
且告以不能神報 聖恩為身後愧言已而逝享
年八十有二卒之明年春二月 勅命行人翁綬諭
祭于家 御製祭文褒獎至備具載 國史公歷事
兩朝茶餅所施奇効不可殫述金繒楮幣上尊珍饌
駢蕃之賜殆無虛月公平生誠慎 冥冥未嘗少有過

差足以遭逢春知終始一致蓋公之學出於丹溪丹
溪之學源深而本固非近世醫家者流所可比曩得
其書讀之爰自易水張氏河間劉氏東垣李氏曠百
載沂而上焉極於素問靈樞推天人交合之理辨陰
陽偏勝之氣其識卓以明其說詳以密以故起死回
生動若神即一洗拍方泥法之陋誠儒者格物致知
之學也公以所得於丹溪者觸而伸之類而長之研
精覃思明體適用宜其遇病施治若矢發機必中正
鵠彼不善為射徒神乎操弓莫知彼措焉公今已矣
後之人能知丹溪之學者皆公有以倡啓之也公娶

諸暨楊氏生子二曰儒曰儼皆先公卒孫男四其請
銘者長孫也銘曰

二气流斡天清地寧人於其間稟茲粹精苟或滯焉
災疾以成學喪十載彼昏孰醒匪有先覺疇探其情
金元之際群賢迭興與貫通三才窮玄洞冥後丹溪氏
遺緒是秉載聞微言大宏厥聲公遊其門擷華搴英
皇皇聖世以醫自鳴際遇 兩朝丕膺寵榮公雖已
矣不死猶生垂範後學識是夷行濟危扶殆有則有
程獨山之原罔是泉扃過者必式視此刻銘

